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續紅樓夢
第二十八回 傳大道妙玉離太虛 證仙緣惜春成正果

話說賈寶玉自翰林院回來，見過了賈政、王夫人，一直回到怡紅院來。剛進了月門，只見寶釵抱著蕙兒，黛玉抱著桂哥兒，在院子裡指著雲端裡不知誰家放的一個大蝴蝶風箏，教小孩子們看。寶玉一見，觸起心思，忙道：「寶姐姐，林妹妹，咱們去年開海棠社作詩的時候，我記得鳳姐姐噉著你們玩兒，後來果真的好幾位都生了孩子了。去年我原說過，今年要立個孩子社的。你們瞧瞧這如今海棠花也開了，眼看著清明節也到了，我想明日告訴了太太，接他們眾姊妹家家作個孩子社，你們說好不好？」寶釵聽了笑道：「我說你是個『無事忙』，這又不是沒事尋事呢麼？況且去年咱們社裡的人，這如今又有好幾位有了喜，坐不得車，來不得的，如何能夠湊得齊全呢。」寶玉道：

「你說的這才真是『鋸倒樹兒捉老鸛』的話了。我原說立的是孩子社，並不是什麼詩社，何必定要當日的原人呢。但凡有小孩子的都接來也就是了。」黛玉聽了笑道：「你們倆人且不用分競，等我算一算，看有孩子的都是些誰，一共有幾個孩子，成得起一個社成不起。」寶玉不等黛玉說完，忙又道：「我昨兒還聽見太太說，蘭哥兒媳婦也有了喜了，再過幾個月咱們就都是做爺爺、奶奶的人了，你們說該樂不該樂呢。」寶釵笑道：

「你還糊塗著呢，咱們如今早已有人叫爺爺、奶奶的了，那裡還等再過幾個月呢。」寶玉聽了失驚道：「誰把咱們叫爺爺、奶奶呢？」寶釵道：「東府裡珍大嫂子的孫子，他不把咱們叫爺爺、奶奶可該叫什麼呢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可是呢，我也把這個孩子忘了。但只是隔了層次，到底比蘭哥兒的兒子又遠些兒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這不過是論個輩數罷了。若必定要論什麼遠近，除非桂哥兒養了兒子，你才算得個真爺爺呢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罷喲，你們越說越說的遠了，咱們算算孩子們罷。咱們屋裡現在就是兩個，平兒姐姐一個，東府裡一個，共是四個。我們家他們妯娌的倆的三個，這就是七個了。外頭只有二姐姐、三妹妹、雲妹妹、琴妹妹、尤三姐姐他們五個人的五個，一共才只有十二個孩子，成得起個什麼社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咱們的詩社也才不過十二個人。何況孩子社，不過是個熱鬧而已，可要多少呢。你算算咱們詩社裡的人，除了大嫂子、四妹了，來不得的也只有一个巧姑娘，難道還成不起個社麼？」黛玉道：「十二個孩子固然不少，然而小孩子們到了一塊兒，無非唧唧叫的鬧人，可到底有個什麼趣兒呢。」寶玉道：「你放心，我自然有個道理。後日就是清明節，你看人家放的這個風箏好看，我們到了那一天也都紮起風箏來，一個孩子一個風箏。人物蟲鳥務要紮的精巧新奇，都到稻香村西邊空地上教丫頭們跑著放了起來。再搭一個鞦韆架，有會打的打起鞦韆來，豈不有趣兒呢。這裡頭就是有高興愛做詩文、填詞曲的，隨意兒做一首、填一兩闕也都使得，你們說好不好？」

釵、黛二人聽了，也都點頭道：「好。」

當下商議停妥，便將哥兒、姐兒仍舊遞與奶媽子，各自抱去玩耍。這裡大家一齊進房，早見晴、釧、鶯、花、柳六個人迎接出來，在十錦榻子旁邊垂手侍立。黛玉見了向寶玉笑道：「你瞧瞧，你這會子高興要立個孩子社玩耍兒。再過兩年兒，不用請一個外人，只咱們屋裡可就可夠一個社了。那會子只怕你又鬧的頭疼呢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寶釵又將立社的話告訴了他六個人一遍，就派他們六個人每人紮一個新奇精巧的風箏，以備臨時應用。

當下夫婦二人同桌吃了早飯，重新又都到王夫人上房來。

只見王夫人正和李紈、鳳姐二人坐著說閒話兒。紈、鳳二人一見寶玉等進來，忙站了起來讓坐。王夫人說：「你們來的正好，都坐下。我才告訴了你兩位嫂子，這兩日聽見丫頭們說，四姑娘有好些日子總只是癡癡呆呆的坐著，白日裡也不大吃飲食，夜裡也不大肯睡覺。我聽了心裡很放心不下，你們姊妹們過會子大家都到櫳翠庵去瞧瞧他，把他著實的勸解勸解。要是他覺著身上有些不大爽快，早些兒請了王大夫來給他看一看。可憐他沒娘、沒老子的，他哥哥、嫂子又不大肯照管他。雖說不是我的女孩兒，是我從小兒看著長大的。偏又不聽人說，拿定主意要出家。你們想想，一個人白日裡不吃飯，夜裡不睡覺，這還了得呢。」說著，便流下淚來。

寶玉聽了，心裡早已明白了八九，就知是惜春的道行修的將有所得了，乃笑道：「太太只管放心，我想四妹妹堅心修道，成日家在一間小房兒裡坐靜，想是坐的著了魔了。我正有一件事要回太太呢，去年我們開海棠社作詩的時候，我原說下今年要立個孩子社。我想後日乃是清明佳節，接了眾姊妹來家，都帶了孩子們來作個社。把四妹妹也接了出來大家玩耍，笑笑熱鬧兩天，他心裡一開豁，病也就好了。」王夫人聽了笑道：「怨不得你老子說，你會千奇百怪的想著法兒鬧，怎麼忽然又想到孩子社的上頭來了呢。」鳳姐聽了笑道：「去年是我多嘴，來和他們眾姊妹們噉著玩兒，如今果然都有了孩子，所以招起寶兄弟的高興來了。」王夫人聽了，也向寶玉等笑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你們何不再等幾天兒，索性等你鳳姐也養了孩子，豈不又多一個兒呢。」鳳姐聽了笑道：「太太也和我玩兒來了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眼看著巧姑娘恭了喜，你就是抱外孫子的人了，自己腆著臉還養孩子，怎麼怨得太太和你玩呢。」鳳姐聽了笑道：

「這可是由得人的事嗎？你們明兒可就都不用養老生子兒。」

說的眾人都笑了。

大家說笑了會子，吃了茶，便都告辭起身，一齊到櫳翠庵來。原來鳳姐的身孕已經八九個月了，走路覺得累累墜墜的，出了王夫人的上房，尚未走到大觀園的門口，早已喘的受不了。李紈見了笑道：「二孀娘，我勸你回去罷，不用到四姑娘那裡去了，從這裡到櫳翠庵好遠的呢。蜂腰橋那裡又高高低低的，你可看仔細，當著寶兄弟把孩子養到半道兒上，那可像個什麼意思了呢。」說的眾人又都笑了。鳳姐啞道：「你收了你那個嘴罷，你也是眼看抱孫子的人了，我不過是當著寶兄弟不好意思給你上好話兒罷了，你也別太得人意了。」寶釵、黛玉二人也勸道：「鳳姐姐，你不用和大嫂子鬥口齒了，他說的雖是些玩話，卻是正經道理。你看你這會子已經發起喘來了，那裡還走得了那些高高低低的路呢。」鳳姐聽了，也自覺走著費力，無可奈何只得笑道：「罷了，恭敬不如從命，你們到那裡替我問候四姑娘就是了。」說畢，各自帶著豐兒回家去了。

這裡李紈、寶玉、寶釵、黛玉四個人緩步行來，不知不覺來到櫳翠庵。一進廟門，只見人畫、雪雁二人在院子裡掃地。

一見眾人進來，才要開口，李紈忙向他搖了搖手兒，不教聲張。

兩個丫頭會了意，向靜室內努了個嘴兒。李紈等輕輕的走了進來看時，但見惜春在牀上一個大蒲團上合目瞑坐，鼻中但有微息，就和木雕泥塑一般。瞧了瞧臉上的顏色，卻仍舊紅是紅白是白的。寶玉見了，不禁狂喜道：「仙乎！仙乎！」惜春徐徐睜眼，將眾人看了一看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」這才慢慢的起身下了蒲團，向李紈笑道：「你們多早晚兒來的，怎麼也不教丫頭們通知一聲兒。」李紈笑道：「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坐功的人，所以我要偷著看一看，果然坐的有趣兒。」惜春聽了笑道：「什麼坐功，無非胡鬧而已。」說畢，便讓李紈等坐下，即叫雪雁去烹茶。

黛玉道：「太太聽見說，你如今坐功，寢食俱廢，心裡著實的放心不下，教我們來瞧一瞧，替你散散心兒呢。」惜春聽了笑道：「這又不知是那個不知好歹的丫頭在太太跟前混說的。」

我的身子原好好的，那裡有什麼病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太太原怕你一個人兒在庵裡，悶悶的坐出病來，所以才教我們大家來瞧瞧你，替你散散心兒的意思。後兒是清明節，我已經回過太太，接了眾姊妹們來家做一個孩子社，大家放風箏玩兒，你說好不好？」惜春笑道：「你也太高興了，又鬧什麼孩子社，名色兒聽著就新鮮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們剛才已經派了晴雯、襲人他們紮風箏。等他們紮完了，還要送到這裡來求四妹妹替他們畫一畫添添顏色呢。」惜春道：「很好。紮完了就拿來，我替他們畫畫。我明

兒也紮一個風箏，隨著你們也放一放，好教太太放心。」李紈道：「太太說你白日裡不肯好生吃飯，如今到底你的飯食如何？」惜春道：「這都是那裡的話呢。你們若不放心，過會子你們就在我這裡吃午飯。你們親眼兒見了我的飲食，也好回覆太太的話，只是委屈你們今兒吃一頓素飯罷了。」

寶玉聽了歡喜道：「好極了，我這兩日正想吃個素飯兒呢，只教雪雁到怡紅院搬一壇紹興酒來。」惜春道：「既是吃素，又要什麼酒呢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四妹妹，你就記不得蘇東坡的詩『酒能養性，仙家飲之』，我們大家公賀你一杯酒，流暢流暢血脈，發舒發舒精神，豈不更好呢。」惜春聽了，便不言語了。李紈遂教雪雁去告訴柳家的多辦幾樣素菜，順便到怡紅院搬一壇酒來。於是，大家都在櫺翠庵坐著說了半日的閒話，陪著惜春同吃晚飯。但見惜春飲酒啖飯無異平時，眾皆詫異。當下吃完了飯，寶玉又命雪雁取瀾下的雪水烹茶。又吃了會子茶，然後告辭，仍都到上房來回覆了王夫人的話。王夫人這才放了心。

到了清明這一日，王夫人清晨起來，梳洗已畢，便命人套了車陸續接了眾姊妹來家，都先在王夫人上房吃了早飯。寶釵便命各家的奶媽子，先都把哥兒、姐兒們抱到怡紅院去會齊了。

晴雯等預備下好茶，然後請迎、探、菱、湘、琴、岫、紈、鳳、尤、平等都到怡紅院來吃茶。

當下眾姊妹告辭了王夫人，都花攢錦簇的向怡紅院而來。

剛一進月門，只見寶玉將眾奶媽子抱的哥兒姐兒們早一字兒排在院子裡，每人面前放著一個大風箏，人物蟲鳥紮的極其精巧。

從頭兒數去，果然是十二個小孩子，一個個金裝玉裹，粉團花兒似的。原來迎春、探春、湘雲、香菱、岫煙、寶釵、尤三姐、平兒、胡氏都生的是哥兒，惟有黛玉、寶琴生的是姐兒。湘雲見了笑道：「難為寶哥哥怎麼想來，果然這些孩子聚在一塊兒倒真有個趣兒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只可惜男孩兒太多，女孩兒太少了。」迎春聽了笑道：「你這是個什麼話呢。人生在世，自然要兒子多女孩兒少，這才是正理。你怎麼反倒要女孩兒多起來了呢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你們都不知道寶兄弟的意思，我就猜著了。不過是要六個男孩兒、六個女孩兒，將來好做親家的意思，是不是呢？」寶玉聽了笑道：「你猜的也不是我的意思，是要女孩兒多些，將來長大了他們小姊妹們，也就可以另立一個小社，我們老姊妹們就可稱為老社了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

寶釵笑道：「我看你一輩子再也總不用乾個別的正經事兒，總在我們群兒裡混混。難道明兒留下大胡了，甚至後來鬍子白了，姊妹們群兒裡總該有你嗎？你們聽聽，說的教人可笑不可笑呢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「你說的這是個什麼話哪。你瞧瞧，咱們社裡的人，可有我該避諱的人麼。大嫂子、鳳姐姐、二姐姐、三妹妹這是我的至親骨肉。菱姐姐、邢大妹妹是咱們的內親。雲妹妹是和我從小在一塊長大的，他們又給林姑老爺承了嗣，更是親上加親。尤三姐姐是珍大哥哥、璉二哥哥的小姨，已經就是親戚。我和柳二哥又是患難的弟兄。琴妹妹是更不用說的了。」

俗語的好，『姐夫小姨，九分九釐』，就是明兒有了鬍子，鬍子白了，又怕什麼呢。」說著，只見寶琴過來，「呸」的啐了他一口，招的眾人又笑了。

只聽黛玉道：「都請到屋裡坐罷，怎麼盡自站在風地裡說起話來了呢。」眾人聽了，這才都到房中坐下，晴雯等獻上茶來。茶罷，鳳姐正要追問香菱，那日薛蟠從三賢祠回來以後的光景，又問給馮淵做的荷包做了沒有。香菱正欲回答，只見麝月進來稟道：「四姑娘來了！」眾人聽了，一齊詫異道：「我們正要到廟裡會他去呢，怎麼他倒高興先來了。」釵、黛二人連忙迎了出來。只見雪雁攜著惜春從月門進來，渾身道裝打扮，十分雅淡，體態輕盈，不在妙姑之下。寶釵道：「四妹妹今兒高興啊，怎麼竟成了不速之客了。」惜春笑道：「你們昨兒說太太為我我很不放心，所以我今兒早些兒過來熱鬧熱鬧。我也紮了一個風箏，同你們大家放放，也教太太放心。」

寶玉在院子里正和眾小孩們引逗著玩耍，聽見惜春來了，忙過來相見。一眼早望見人畫在惜春身後，手裡拿著一個大青鸞，翅如車輪，渾身盡是翠羽裝成，就和活的一般。寶玉見了，不禁狂喜道：「四妹妹，你這個風箏紮的也就巧極了，竟和活鸞一般，那裡像個風箏呢。我看這個圓身子，只怕未必放得起去罷。」惜春笑道：「你別管他，且等放的時候，我自然會教他起去。」

正說時，只見從姊妹都迎了出來。惜春接著逐一的相見問好畢，一齊進房挨次兒坐下。惜春便命奶媽子們將哥兒、姐兒們都抱進來，逐一的抱著玩了會子，又在每個頭上摩挲了會子。

湘雲見了笑道：「今兒我們這些孩子們，就都算拜在四妹妹門下了。你們看看，一個一個的都摩頂受了戒了。」探春笑道：

「可也是呢，常聽見說，人家的孩子恐怕養不起，往往的無論僧尼都認在他廟裡。我們這些孩子們，現放著他四姨姨，為什麼都不認在他廟裡。我們這些孩子們，現放著他四姨姨，為什麼都不認在他門下作徒弟呢？」惜春笑道：「三姐姐，你們可就不用胡鬧，我是清淨慣了的，禁不得這些孩子們吵鬧。況且這些孩子們不是我的外甥，就是我的姪兒，那一個不是我該心疼的，何用認徒弟呢？」鳳姐聽了笑道：「四妹妹，你不用推辭，我替你想來，俗語說的好，『和尚無兒孝子多』。你瞧他們姊妹們受了千辛萬苦，一個人一輩子能養幾兒子呢。你看，你如今一點難兒不費，就是現成的十個孝子、兩個孝女，一共就是十二個了，你還有什麼不便宜的呢！」

惜春聽了，正要啐他，聽湘雲笑道：「鳳姐姐，你少算了一個，一共是十三個呢！」鳳姐笑道：「明明只有十二個，那裡還有一個呢？」湘雲聽了笑道：「你瞧咱們這裡頭，現在還有一個大肚累墜的一個人，難道算不得一個麼。」眾人聽了，一齊都笑起來。只聽鳳姐笑道：「罷喲，雲妹妹，我也是看著你長大的。一個老姐姐，你還敢冷子和我玩這麼一句兒，難道我的臉皮兒比你的臉皮兒還薄不成。罷了。四妹妹，你不用認他們的孩子們了，索性等我明兒分娩了，不論男孩兒女孩兒，認給你作徒弟就是了。」說的眾人又都笑了。

忽聽寶玉在院子裡嚷道：「鳳姐姐，不用鬧嘴了，咱們早些兒過去看他們放風箏罷。趁這會兒風色正好，過會子風息了就難放了。我已經吩咐把酒席擺在滴翠亭了。」釵、黛二人聽了，便讓眾姊妹們都到滴翠亭去了。命奶媽子們抱了哥兒、姐兒們在前先行，眾人隨後。

出了怡紅院，緩步而行，從蜂腰橋斜岔到滴翠亭來。但見亭子上的窗榻洞開，周圍擺著二十盆蘭花，清香撲鼻。南邊一帶空地，十分寬敞。兩顆松樹中間，設著一個鞦韆架子。亭子中間，擺著四桌酒席。眾人才上了亭子，寶玉便催著釵、黛二人安坐定席。湘雲道：「我們不用你張羅，各人隨便兒坐就是了。」於是，湘雲、寶琴坐了第一席。尤三姐、惜春坐了第二席。香菱、岫煙坐了第三席。迎春、探春坐了四席。李紈、鳳姐陪第一席。平兒、胡氏陪第二席。寶釵、黛玉陪第三席。寶玉獨自陪第四席。釵、黛送過了酒，大家一齊就坐。酒行數巡，寶玉便吩咐丫頭們放起風箏來，引著這些小孩子們觀看。

一語未了，只見晴雯、金釧兒、紫鵲、鶯兒、柳五兒五個走了過來，每人手裡拿著個風箏。寶玉見了，心中不悅，忙攔道：「教丫頭們放就是了，你們又都胡鬧什麼呢。何苦跑的渾身灰塵白土的，萬一跑掉了鞋，可是個什麼樣兒呢。難為你們也不怕人笑話。」晴雯笑道：「這有什麼怕人笑話的，那裡就跑掉了鞋了呢。成日家把人瀾在屋裡，連各處裡走走逛逛都不能。今兒好不容易碰見爽神的事兒，你又管教起來了。」寶玉道：

「不是管教，你們都來了把屋子交給誰看著呢？」只聽鶯兒道：

「有襲人姐姐看家呢。」寶玉聽了笑道：「好，虧了還有這麼一個知道好歹的人兒。」只聽金釧兒笑道：「罷喲，他知道什麼好歹呢。」他要不是怕姑奶奶們揭挑蔣琪官的話，他早已也來了。」眾人聽了都笑起來。湘雲笑向寶玉道：「罷喲，寶哥哥，你聽他們姊妹們今兒也風光風光罷。當真的，成日家也瀾的受不得了。我們翠縵呢？怎麼眼錯不見的就沒影兒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看，那邊山坡底下拿著風箏的那不是他嗎！」湘雲望了望，笑道：「這小蹄子多早晚兒可就去了。」探春笑道：

「我們今兒索性教他們一總風光風光去罷。侍書、繡橘、雪雁、入畫、碧蓮、豐兒、麝月、秋紋你們一總都放風箏去罷。一個桌子上放下一把酒壺，我們這裡不用你們伺候了。」

當下侍書、繡橘等聽了探春的吩咐，早都下了亭子，到那邊空地上七手八腳的拿起風箏來亂放起來。只見晴雯先放起一條大長蜈蚣風箏來，隨後翠縷也放起一個劉海戲蟾的風箏來。

於是，鶯兒、紫鵲、侍書、繡橘等陸續也都放了起來。但見滿空中都是風箏，飄飄蕩蕩，悠悠的。

眾奶媽子抱了哥兒、姐兒們，都在風地裡站著仰首觀看，招的小孩兒們嘻笑吵叫之聲不絕，喜的寶玉拍手笑道：「雲妹妹，琴妹妹，你們都瞧瞧，我這個孩子社熱鬧不熱鬧呢。」

寶琴笑道：「有你這個孩子頭兒領著鬧，可有什麼不熱鬧的呢。」

寶玉聽了笑道：「雲妹妹，你聽，琴妹妹說我是個孩子頭兒，他這不是罵我的話嗎？」寶琴笑道：「你不用胡挑眼兒，難道社裡頭就不該有個社長麼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依你說來，我是這些男孩兒們的社長，你可就是他們兩個女孩兒的社長了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

正然說笑，忽見雪雁、入畫在那邊高聲叫道：「四姑娘，咱們這個大青鸞風箏總放不起去呢。」寶玉聽了笑道：「我早就說這個風箏紮成圓身子，是放不起去的。四妹妹還不肯相信，果然應了我的話了。」惜春聽了笑道：「兩個夯蹄子，連個風箏也不會放！人家的風箏怎麼就放起去了呢？」雪雁道：「咱們這個風箏，連晴雯姐姐都不能放的。」惜春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你們走開，等我親自去放。」說著便站了起來，挽了挽袖子，徑自下亭去了。眾人見了，俱各詫異，一齊起身都跟了下來，看他到底是怎樣一個放法。

只見惜春下了亭子，行走大異往昔，矯健異常。走到山坡之下，拿著那個大青鸞風箏來毫不費力。用手帕包了手，提著繩兒往上一抖，只見那只青鸞就像自己往上飛的一般。漸鬆漸起，漸起漸高，霎時將繩兒放盡，直入雲霄，比別的風箏還好些。但見青鸞的兩翅扇搖，身子紋絲兒不動。

眾人見了，都大加驚異。唯有寶玉、湘雲二人心下明白，惜春修的道行將有所得了。此時，寶釵、黛玉二人也猜著了幾分兒。黛玉向惜春笑道：「四妹妹，你這個風箏做的就奇妙，放的更奇妙。你看這只青鸞放在空中，就和活的一般。可惜青鸞背上少紮了一個騎鸞的仙人，似覺缺典。」惜春笑道：「我這只青鸞，原是放上去要接個仙人下來的，你們只瞧看就是了。」

眾人聽了，愈加驚異。大家都不錯眼珠兒的瞅著那風箏，眼都瞅花了。不知怎麼眼光一瞬，果都瞧見青鸞背上隱隱綽綽的像有個人騎著的似的。只聽翠縷叫道：「青鸞背上有了人了，姑奶奶們順著我的手瞧，那不是的麼。」又聽鳳姐叫道：「果然是真的，我也看見了。」又聽探春道：「像個道姑打扮，手裡還拿著繩子呢。」又聽黛玉道：「三妹妹，你看他那個神情兒，好像妙師父的樣兒。」又聽尤三姐道：「可不是妙師父是誰呢？四妹妹你快收繩子罷。」

眾人俱各驚喜非常，但見惜春並不答言，只將繩子慢慢的收了攏來。漸收漸近，漸近漸真，將至落地時，那青鸞背上的仙人早已跳下地來，果然就是妙玉。又見惜春將手一撒，那青鸞風箏仍舊飛了上去，將繩兒遞與入畫，這才向妙姑打了個稽首，並不交言，四目相視而笑，似有默契的光景。眾人見了妙姑，不勝驚喜，一齊拉住問訊，妙姑也一一的相見。寒溫畢，眾人拉了妙姑的手，便往亭子上讓。寶玉又命丫頭們在四席的中間另擺一席素果，讓惜春、妙姑二人坐。

大家飲酒間，黛玉、鳳姐、迎春等人又向妙姑問了會子太虛幻境警幻的起居光景。彼此說到熱鬧中間，只見晴雯、金釧兒二人也都收了風箏，來與妙姑問好。妙姑又和晴、釧二人敘了會子舊事。忽聽那邊入畫高聲叫道：「四姑娘，這只青鸞風箏收不下來了，我們好些人使勁兒攏繩子，竟紋絲不動。」惜春聽了笑道：「既是收不動，就盡他去罷，只把繩頭兒拴在松樹上就是了。」鳳姐諸人聽了，又都要下亭子去看青鸞風箏，惜春忙攔道：「咱們早些兒吃了飯，散一散，也讓我們和妙師父干我們的正經事去。」寶玉聽了忙攔道：「四妹妹你忙什麼呢，妙師父既然下凡來了，你們乾正經事的日子多著呢。已經立了鞦韆架子了，咱們索性看著丫頭們打了鞦韆再吃飯，也還不遲。」

惜春未及回答，只聽妙姑笑道：「寶二爺，我今兒下凡，原為的是四姑娘的大事，你讓我們辦完了正事，我還要到上房請太太的安去呢。」探春聽了笑道：「妙師父你也別太忙了，你且坐坐，教我們的奶媽子們把小孩兒們都抱來，你也瞧瞧，每人給他們一個記名符兒，強如到別處廟裡瞎胡鬧去呢。再者還怕我們太太知道你下凡來了，也要先來看看你的。到了晚上，你和四妹妹回到櫳翠庵去，有多少正經事辦不了的呢。」

李紈聽了，忙命人將奶媽子們叫來，不多一時，奶媽子們將哥兒、姐兒們都抱到亭子上來。妙玉出席，逐一的抱著瞧了一瞧，笑道：「可喜可賀，皆大器也。等咱回到庵裡，每人給他們畫一張記名符兒，保佑他們無災無病，長命百歲的。」寶玉聽了，更加歡喜，便催著眾人去看打鞦韆。眾人被纏不過，只得又一齊下了亭子，到松樹底下站著觀看。

早見一個丫頭在鞦韆架上踮著踏板，左也打不起來，右也打不起來，招的眾人都笑起來。仔細看時，不是別人，乃是傻大姐兒。寶玉笑著吆喝道：「快下來罷，看仔細跌死了。傻頭傻腦的他也鬧打鞦韆兒。」說著，早見晴雯摟著衣裳，就要去打。黛玉笑道：「罷喲，你又要惹的教說呢。難道這些丫頭們那裡少你去打鞦韆呢。」說的晴雯無言可對，笑著把寶玉看了一看，連忙跑了。又見翠縷摟衣上前，黛玉又攔道：「我勸你也不用逞強罷。」湘雲笑道：「林姐姐，你不用攔他的高興，不相干的，他在家裡常乾這個把戲兒。今兒索性教他瘋一天罷。」

黛玉聽了，便不言語了。只見翠縷摟了摟衣裳跳上踏板，身子一縱，腳兒早已蹬了起來。但見他腰肢嫵娜，衣袂飄揚，打出許多名色來。有什麼套花環、盤龍舞、鳳朝陽，又有什麼雙仙渡海、一鶚凌空、雁字一帆風的這些名色，看得眾人眼花撩亂，齊聲喝采。翠縷打畢跳下來，面不改色，口不發喘。眾丫頭們見了，盡皆驚服，不敢上前獻丑，一個個面面相覷，你推我，我推你，俱不肯上前。寶玉不悅道：「你們這些蠢才，難道只會吃飯麼？」迎春笑道：「罷喲，不用罵他們了。你的如夫人一個個都在那裡技癢，你又捨不得教他們冒險，這會子又罵別人來了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

忽見惜春走來，笑道：「寶哥哥，你不用發急，你等我親自去打著玩玩兒，保管比翠縷打的好看就是了。」寶玉聽了忙攔道：「好妹妹，你不用替我惹亂子了，打鞦韆原是個懸虛事兒晴雯他們我尚不敢教他們冒險，何況你呢。萬一教太太知道了，我當不起這個不是。」惜春那裡肯聽，竟自摟衣前往。眾姊妹見了，一齊阻攔，聽妙姑笑道：「不相干的，有我在這裡，你們只管放心，倒不要攔阻他的高興。」眾人聽了，只得讓他前去。

只見惜春上了踏板，悠悠的打了上去，飄飄然有凌雲之勢，也將各樣的名色兒打出來，比翠縷打的更有奇妙，更又好看。喜的個寶玉拍手大笑道：「四妹妹，你真是成了仙了。」一語未了，只見惜春打了一個鶚凌空的式子，忽聽「咯嘣」